

英国伊斯兰解放党的组织发展及安全威胁

刘雪洁 ○

内容提要：伊斯兰解放党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是当前极端组织全球化趋势中具有代表性的组织之一。英国是该组织全球化进程中的宣传中枢。该组织利用英国不彻底的多元文化主义和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困境，在英国穆斯林社区渗透，并阶段性地、有限度地开展活动，逐步将英国发展为其全球宣传和后勤基地，支持其全球扩展。在渗透发展过程中，该组织通过利用不同政治环境煽动思想，催生了“独狼式”恐怖袭击，并在人员输送上充当“传送带”对英国及全球安全构成威胁。

关键词：伊斯兰解放党 英国 历史演进 安全威胁

作者简介：刘雪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受极端组织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欧洲国家面临来自全球范围内不同类型极端组织的恐怖袭击威胁，伊斯兰解放党就是其中之一。伊斯兰解放党又称“伊扎布特”^①，由巴勒斯坦伊斯兰学者塔奇乌丁·纳布哈尼（Taqiuddin an-Nabahani）于 1952 年在耶路撒冷成立，总部设在安曼，全球新闻中心位于伦敦。该组织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实施哈里发统治的伊斯兰国家，同时坚持反对一切非伊斯兰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② 该组织长期宣称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实现其政治目标，一些国家由于缺乏明确证据证明其存在暴力行为，没有将其列入恐怖组织行列。目前该组织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遭到取缔或者禁止，但在部分西方国家以及中亚地区依然活跃，其成员通常通过小型学习小组秘密集会，并在未被禁止的国家利用媒体、集会和游行传播思想。在欧洲，该组织在英国、荷兰、丹麦和德国等国开展活动，其中英国支部最为活跃且重要。1986 年，该组织在英国建立支部，长期以来利用其在英国的合法身份，将伦敦发展为其全球宣传中心和后勤基地。前成员埃德·侯赛因（Ed Husain）曾表示，英国为伊斯兰解放党提供通向全球的媒体通道，也为伊斯兰解放党提供招募新人的沃土。^③ 2024 年 1 月 19 日，英国议会正式批准取缔该组织，将其列为恐怖组织并禁止其在英国境内的一切行动。失去在英合法身份后，该组织的运作能力将大幅降低，但为继续生存与扩展，其可能采取更隐蔽或极端的方式吸引关注，进一步加剧国际安全威胁。本文通过分析伊斯兰解放党在英国的渗透发展及安全威胁，为防范其全球扩散提供参考。

一、伊斯兰解放党在英国扩张的背景

伊斯兰解放党在西方国家致力于将穆斯林族群团结起来以抵抗同化，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来证明伊斯兰教的正确性。该组织提出，资本主义无法在个人与社会或者国家之间实现平衡，资本主义赋予了人类立法的权力，最终将社会推向个人主义，将个人推向对利益的迷恋，只

① “伊扎布特”是“Hizb ut-Tahrir”的音译，译为“解放党”。但在中英文语境中，学界多根据该组织的宗教政治组织性质及其伊斯兰意识形态称其为“伊斯兰解放党”（Islamic Liberation Party，或 Hizb ut-Tahrir al-islam），故本文沿用此名。

② 刘中民、刘雪洁：《纳布哈尼的宗教政治思想评析》，《西亚非洲》2022 年第 2 期。

③ Ed Husain, *The Islamist: Why I joined radical Islam in Britain, what I saw inside and why I lef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pp.26-27.

有伊斯兰教根据真主的指令管理世俗生活，是与人类的本能与天性相一致的，能带领人类走向正确与成功的道路。^①但是，该组织在西方国家并没有采取颠覆西方民主政治体系的行动。西方国家对于该组织来说不是重建“哈里发国家”的可行国，因此其没有贸然采取政治斗争试图改变西方国家政治体系，而是以适应该地区社会环境的方式，宣传其思想，开展“宣教”。1986 年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在英国建立了支部，英国政府直到 2024 年 1 月才正式取缔该组织。因此长期以来，其成员在英国享有自由权，其活动基本不受限制，该组织也长期将行政、宣传、后勤总部设在英国，指导其在各国开展活动，并编撰出版物发行到各地。伊斯兰解放党在英国的渗透，离不开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为该组织提供的政治机会，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英国不彻底的多元文化主义为伊斯兰解放党提供了发展前提。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欧洲国家普遍开始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不同于法国的同化模式和德国的客籍劳工模式，英国所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主要是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强调民族和种族的平等，对待宗教信仰的宽容，以缓和移民社会带来的社会矛盾。

但英国在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时充满矛盾。一方面，为应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劳动力短缺，英国从中东、北非和东南亚引入大量移民，但随着移民数量剧增，“同化”政策难以使移民融入主流社会，于是转而通过多元文化政策缓和民族和种族冲突，营造包容氛围以吸引更多劳工。另一方面，英国主流社会因其深厚的文化认同，对外来移民文化和宗教始终存有排斥，种族歧视问题未因政策推行而改善。多元文化政策本质上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策略，而非真正的接纳和平等。这种不彻底性导致穆斯林移民群体比例上升的同时，与主流社会的互动中产生身份认同危机，逐渐形成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部分穆斯林转而追求伊斯兰身份认同，而伊斯兰解放党强调的“乌玛”^②身份迎合了其需求，为该组织在英国及欧洲传播极端思想提供了社会基础。

其次，穆斯林移民在对世俗与传统之间关系的认知上的分化为伊斯兰解放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随着穆斯林群体在信仰、生活习俗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与主流社会的差异逐渐加大，融入主流社会变得不易。群体内部出现了三种主要立场：一部分人主张世俗化，彻底融入欧洲社会并放弃伊斯兰传统；一部分人坚持伊斯兰教传统，主张保守主义；还有一部分人倡导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改革主义，主张伊斯兰教本土化。随着这种分化，穆斯林群体在寻求伊斯兰身份认同时，往往更倾向于支持与其认知契合的组织和运动。穆斯林兄弟会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主张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改革主义，通过政治参与解决穆斯林群体问题。但穆兄会的参政策略未获保守主义群体支持，这为伊斯兰解放党提供了机会。伊斯兰解放党主张不参与西方政治制度，吸引了那些对西方政治失望、不愿参与恐怖活动的保守派穆斯林。随着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困惑和对伊斯兰身份的追求，伊斯兰解放党逐渐在欧洲，吸引了大量成员并建立了分支机构。

英国青年穆斯林在社会融入方面同样面临困惑。英国伦敦内城区 60% 的穆斯林居住在由政府补贴资助的大型“破败社区”，这些社区与主流社会隔离，形成了强烈的宗教文化认同。然而，这种认同对于年轻一代说英语的穆斯林来说并不十分具有吸引力。年轻人面临着既无

① Taqiuddin an-Nabahani, *The System of Islam*, London: Al-Khilafah Publications, 2002, p.39.

② “乌玛”一词是阿拉伯语音译，本意是“群体”，是早期伊斯兰教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基础是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没有语言、地域、种族的限定，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就是乌玛的一员。详见刘中民：《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第 43—44 页。

法融入主流社会，又对老一辈的宗教认同感到困惑。^① 伊斯兰解放党利用了这一点，向年轻一代的英国穆斯林提供归属感和认同感，关注他们关心的问题，例如适当对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提出批评，在青年穆斯林中塑造“正义伊斯兰组织”的形象，吸引广泛的年轻受众。

最后，英国对待伊斯兰解放党的政策模糊，为伊斯兰解放党提供了渗透的时机。早期的英国反恐法案主要集中在应对北爱尔兰冲突，直到《2000年恐怖主义法》才有了第一部全面的反恐立法。伊斯兰解放党早期主要在大学校园里开展活动，未直接提倡发动“圣战”行动，其活动不在英国反恐的目标之内，因此英国政府一直未予以关注。2005年“7·7伦敦地铁爆炸”事件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提出取缔伊斯兰解放党。但根据英国法律，不能取缔、查禁颠覆性组织，只能查禁帮助或者教唆恐怖主义的组织。为了自保，该组织公开谴责爆炸案，并从其网站上删除了反犹太、反西方的相关言论。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政府无法取缔该组织。^② 2010年卡梅隆在选举宣言承诺取缔该组织，次年英国反恐监管机构建议卡梅隆政府放弃取缔该组织，其理由仍然是该组织并不提倡暴力。^③ 在这之后，关于该组织的取缔问题一直没有获得确切的结果，使得其能够继续在英国以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直到2024年1月19日，英国政府根据《2000年恐怖主义法》正式取缔该组织，并将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英国内政大臣表示，伊斯兰解放党支持并称赞了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和相关事件，并在其网站上将哈马斯描述为“英雄”，这属于宣扬和鼓励恐怖主义，该组织的反犹太主义意识形态和对袭击以色列无辜平民的赞扬表明了其取缔的必要性。^④ 尽管目前该组织已被取缔，但英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该组织政策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为该组织提供了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二、伊斯兰解放党在英国渗透的历史演进

伊斯兰解放党利用英国不彻底的多元文化主义和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不断在英国的穆斯林社区渗透，同时借助在英国的合法地位有限地开展活动并为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支持帮助，逐渐将英国发展为其全球宣传中枢和后勤基地。该组织在英国的渗透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一）建立与半秘密扩张阶段（1986—2001）

1986年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奥马尔·巴克·穆罕默德（Omar Bakri Muhammad）在英国建立支部。这一时期伊斯兰解放党致力于在英国各地建立由忠实成员组成的学习小组。伊斯兰解放党主要聚焦于英国的二代穆斯林青年。随着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基础不断累积，其在大学校园和清真寺的活动也日趋高调和公开化。据报道，至90年代中期，该组织已成为大学校园里的常客，经常性组织辩论并发表反西方、反民主、反犹太等极端言论，谴责西方国家

① Sarah Swick, “From London to Andijan: The rising global influence of Hizb-ut-Tahrir among Muslim Youth”, <https://www.minaret.org/hisb%20at-tahrir.pdf>, 2022-10-25, p.9.

② The Week, “Hizb ut-Tahrir: should Britain ban radical Islamist group?”, 19 March, 2015, <https://theweek.com/63010/hizb-ut-tahrir-should-britain-ban-radical-islamist-group>, 2024-02-23.

③ The Guardian, “Watchdog recommends Tory U-turn on banning Hizb ut-Tahrir”, July 18, 20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1/jul/18/watchdog-tory-uturn-hizb-ut-tahrir-ban>, 2022-12-13.

④ GOV.UK, “Home Secretary declares Hizb ut-Tahrir as terrorists”, 15 January, 202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home-secretary-declares-hizb-ut-tahrir-as-terrorists>, 2024-02-26.

支持以色列。^① 1994 年据英国《卫报》报道,许多清真寺管委会成员感到被伊斯兰解放党积极分子“包围”,他们在清真寺分发传单,谴责当地伊玛目倡导宽容、融入主流社会的行为。^② 高调且激进的活动致使外界对于该组织的看法越来越负面,恶化了组织形象。

伊斯兰解放党日渐高调的活动招致英国国内部分组织的抵制和要求取缔该组织的声浪。1994 年,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犹太学生领袖,针对伊斯兰解放党的宣传活动向内政大臣提出取缔请愿书。^③ 1995 年全国学生联合会指出英国伊斯兰解放党是目前英国最大的极端主义威胁,呼吁教育和就业部以及内政部禁止该组织的活动。^④

由于不断受到指控以及执法部门的严格监控,伊斯兰解放党为了自保,从 1996 年至 2001 年进行了战术性撤退,转入半秘密招募和发展阶段,成功在英国站稳脚跟。1996 年英国支部的领导人巴克里由于不满该组织在西方的策略,脱离另立。分裂后的伊斯兰解放党刻意保持低调,停止了在大学校园和清真寺等场合发表极端言论。同时继续致力于实行其针对西方始终一贯且务实的战略,努力挑起西方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1998 年,该组织中央领导层向英国支部的执行机构发布了一份战略文件,要求其将各地的国际事件,特别是中东和平进程、巴尔干冲突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持续存在,宣传为西方对穆斯林的“压迫”穆斯林和“对伊斯兰教的战争”。^⑤

(二) 借势活跃阶段 (2001—2005)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西方各国纷纷加大了对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打击。伊斯兰解放党则利用“9·11”事件力图构建西方国家“压迫”穆斯林的“文明冲突论”,将“9·11”后西方国家发动的军事行动和增强安保措施视为西方国家通过切断西方穆斯林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联系来削弱全球“乌玛”的借口。

“9·11”事件以来,伊斯兰解放党的公开言论更趋激进化,极力为暴力行为辩护。提出只要意图是“正义的、笃信真主的”,就允许针对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并宣称针对美国和犹太人的“圣战”是允许的;宣称美西方的反恐战争就是反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战争,其真实目的是扩大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⑥ 伊斯兰解放党大量使用极端主义话术,煽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对抗情绪,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气焰。

在此期间,英国伊斯兰解放党利用这一政治机会改善了之前一度恶化的组织形象。“9·11”后该组织增加了在英国穆斯林社区的活动,再次针对清真寺、穆斯林社区和大学校园开展宣传活动。与此同时,该组织增加了与非穆斯林的接触,试图利用“9·11”事件及其后果来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弱点,并将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意识形态在西方国家推行,从而将伊斯兰主义主流化。21 世纪前五年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相比,该组织在英国的公众形象有所改善,例如被描述为“穆斯林政党”,而不是一群“伊斯兰极端分子”;^⑦ 2002 年该组织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吸引了 6500 人,第二年在伯明翰举行的会议吸引了近 7000

① Faisal al Yafai, “The West needs to understand it is inevitable: Islam is coming back”,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2004/nov/11/religion.islam>, 2022-10-26.

② Kathy Evans, “Radical Time-bomb under British Islam”, *the Guardian*, 7 February, 1994.

③ Houriya Ahmed and Hannah Stuart, *Hizb ut-Tahrir: Ideology and Strategy*, London: The Centre for Social Cohesion, 2009, p.66.

④ Houriya Ahmed and Hannah Stuart, “Profile: Hizb ut-Tahrir in the UK”,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Vol 10, 2010, p.150.

⑤ Houriya Ahmed and Hannah Stuart, *Hizb ut-Tahrir: Ideology and Strategy*, p.67.

⑥ Michael Whine, “Is Hizb ut-Tahrir Changing Strategy or Tactics?”, https://cst.org.uk/data/file/a/9/EurasianPaper_Aug42006.pdf, p.7, 2023-12-03.

⑦ Houriya Ahmed and Hannah Stuart, *Hizb ut-Tahrir: Ideology and Strategy*, p.103.

人；^① 2003 年该组织赞助的关于伊斯兰教法经济学的会议被《伯明翰邮报》描述为“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专业人士讨论金融体系和价值观”的地方，并暗示其为穆斯林建立一个单独的金融体系。^② 这种变化表明该组织已经逐渐将自身塑造为一个代表英国穆斯林社区的伊斯兰组织形象。

（三）隐蔽发展阶段（2005 至今）

2005 年 2 月，伊斯兰解放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支部发布题为“在西方行动战略”（Strategies for Action in the West）公报，允许西方国家的支部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宣教”计划。具体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向西方穆斯林进行宣教。一是针对在穆斯林社区生活的穆斯林，主要通过各种方式与其接触，获取其信任，提升其宗教知识，并且强调他们是“乌玛”的一员。二是针对亲西方的穆斯林，尝试举行抗议活动指出他们如何背叛了“乌玛”；对于政党、独立政治家和思想家，尝试与他们接触并向其宣传伊斯兰解放党的思想。第二部分是向非穆斯林展开宣教。主要包括两项，一是向非穆斯林推广伊斯兰教，并教导皈依伊斯兰教者。二是与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展开辩论，以动摇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弊端和不公平等。^③

英国支部实践了该公报，制定了针对英国穆斯林群体和非穆斯林群体的策略。首先针对穆斯林群体，该组织成立了论坛在英国各穆斯林社区宣传组织思想，试图把自身塑造为伊斯兰的先锋；倡导穆斯林脱离英国的社会体系，如不参加选举；积极与其他英国伊斯兰组织接触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其次在主流社会，该组织致力于将伊斯兰主义、“哈里发国家”以及该组织的思想塑造为一种没有威胁、可替代当前主流政治思想的选择。该组织通过不断与政界人士、公民机构、地方议会和媒体接触，使其政治思想进入主流。

2005 年“7·7”事件进一步推动了伊斯兰解放党主流化的进程。“7·7”事件再次将伊斯兰解放党推向风口浪尖，2005 年 8 月，英国首相布莱尔承诺英国政府要调查伊斯兰解放党，并称如有必要就加以取缔。但根据英国法律不允许查禁颠覆性组织，只能查禁帮助或者教唆恐怖主义的组织。同时，英国政府也考虑到取缔该组织会加剧政府与穆斯林族群的矛盾，为避免该组织将自己塑造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形象，英国政府没有对伊斯兰解放党进行明令禁止。而该组织为了自保，公开谴责爆炸案，并从其网站上删除了反犹太、反西方的言论；积极与其他穆斯林团体合作并获取支持；并与记者接触，在主流媒体中寻找发声平台，谴责政府将其与恐怖主义挂钩的做法。主流化逐渐成为该组织的自保手段，也帮助该组织进一步隐匿其极端性，进入隐蔽发展阶段。

伊斯兰解放党通过隐蔽发展在英国长期渗透，使英国成为其重要庇护所和全球扩张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宣教”活动和游行示威提振了组织士气，增强存在感，帮助其在中东和中亚受打压的情况下维持运作，尤其在“阿拉伯之春”后借助合法身份多次组织游行。另一方面，英国成为其后勤保障基地，设立“哈里发出版社”（Al-Khilafah Publications）印刷和传播创始人思想，向中东、中亚等地区输送宣传资料，同时领导并支持南亚和东南亚支部，借助当地穆斯林群体的影响力扩大联动效应。

尽管英国于 2024 年 1 月正式取缔伊斯兰解放党，但该组织在英国的长期渗透已形成成

① James Brandon, “The Decline of Jihadist Activi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https://ctc.westpoint.edu/the-decline-of-jihadist-activity-in-the-united-kingdom/>, 2025-1-16.

② Houriya Ahmed and Hannah Stuart, Hizb ut-Tahrir: Ideology and Strategy, p.103.

③ Houriya Ahmed and Hannah Stuart, Hizb ut-Tahrir: Ideology and Strategy, pp.68-70.

熟的隐蔽发展方式,取缔对其未来活动影响有限。首先,该组织善于隐藏真实目的,并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开展网络宣传,将自己打造为一般性伊斯兰组织。该组织标榜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政治目标,开办全球性网站宣传其思想,不仅提供时事新闻,对当前事态做出分析,还设计了版面供成员发表点评。此外,该组织还善于利用社区已有的网络进行宣传,该组织利用英国穆斯林社区的已有网络和媒体平台进行宣传,“伊斯兰频道(Islam Channel)”是专门针对英国和其他欧洲穆斯林的最大卫星频道之一,尽管平台大多以非政治内容为主,但该组织成员借机宣传极端思想。^①

其次,该组织具有灵活的应变能力,善于利用地区冲突和社会矛盾煽动不满情绪。在英国该组织将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穆斯林移民视为主要目标群体,将穆斯林群体普遍面临的困境转化为其自身发展的优势。“9·11”事件后,该组织利用西方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煽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对抗情绪,助长极端主义组织的嚣张气焰。同时,该组织利用西方国家宽松的环境进行广泛的思想灌输,在思想灌输时偏向激进和极端的内容,强调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绝对对立,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矛盾全部归因于非伊斯兰意识形态和亲西方政权,引发个人对社会的不满,进而催生暴力行动。

三、伊斯兰解放党对英国的安全威胁

伊斯兰解放党在渗透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发展模式对英国乃至西方社会构成不同程度的安全威胁。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该组织善于煽动社会矛盾、鼓动暴力对抗,利用社交媒体成为暴力思想的“煽动器”;二是该组织通过思想灌输,向恐怖组织输送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员,逐渐成为恐怖组织的“传送带”。

(一) 暴力思想的“煽动器”

伊斯兰解放党重视且善于思想煽动,特别是善于通过批判政治、社会问题,煽动穆斯林对政府的不满和激化对政治变革的渴望。在西方国家,该组织刻意强调穆斯林移民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化,阻止其西化。煽动不满情绪和激化社会矛盾是该组织“思想战”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通过思想灌输将社会矛盾归因于非伊斯兰意识形态,鼓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对抗。该组织强调伊斯兰文明与非伊斯兰文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声称西方帝国主义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都试图摧毁伊斯兰文明,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② 该组织将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描述为一场激烈竞争,试图将暴力冲突与文明论争混淆在一起,模糊暴力与非暴力的界限,合理化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暴力活动。尽管该组织目前提倡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目标,但其极端主义思想在思想上扩充了全球恐怖主义的思想内核,将暴力恐怖活动合理化,助力了恐怖组织的招募和发展。

网络媒体、社交平台的发展为伊斯兰解放党进行思想煽动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该组织设立论坛和网络聊天室,以极低的成本构建起一个虚拟的社区,为穆斯林提供一个思想交流的网络空间。而互联网的信息量庞杂、内容虚实难辨,该组织借机混淆视听,煽动反西方情绪,鼓动暴力对抗。在欧洲地区,伊斯兰解放党一方面利用政治事件强调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的“压迫”。2005 年丹麦《日德兰邮报》刊登侮辱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引发穆斯林抗议,伊斯兰解放党联合丹麦伊斯兰协会组织了哥本哈根示威,吸引近 1500 人参与。^③ 另一方面

① Houriya Ahmed and Hannah Stuart, Hizb ut-Tahrir: Ideology and Strategy, p.91.

② Taqiuddin an-Nabahani, The System of Islam, pp.50-55.

③ Matthew Herbert, Hizb ut-Tahrir: rise of the virtual caliphate, p.195.

该组织利用西方压迫论激化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绪，并煽动反犹情绪。巴以冲突问题是该组织建立的重要背景，其领导层绝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因而吸引因为巴以冲突而流散于中东各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人也是该组织在全球渗透的主要方式之一。尽管该组织否认反犹指控，但其网站上常发布反犹内容。2003年德国因该组织煽动暴力和反犹情绪而禁止其活动。^① 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该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穆斯林国家“派兵赶走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②

近年来，全球性的压力因素如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不安全、经济衰退以及大国竞争，导致国家脆弱性加剧和地区冲突持续蔓延，进一步引发民众对政府治理的不满。极端组织则利用不满来获得支持，这无疑进一步为伊斯兰解放党进行极端和暴力思想煽动提供了机会。

（二）恐怖组织的“传送带”

伊斯兰解放党通过“思想战”向成员灌输激进和极端内容，其极端主义思想深刻塑造成员的观念，使其成为暴力恐怖活动的潜在参与者。随着该组织的全球扩展，它逐渐扮演起恐怖组织“传送带”的角色，为恐怖组织或活动输送受极端思想影响的人员，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伊斯兰解放党成员以个人名义参与到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伊斯兰解放党在创立之初就规定成员在建立“哈里发国家”之前不得参与暴力恐怖活动，一些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由于支持该组织举行武装斗争，被勒令退出伊斯兰解放党。伊斯兰解放党虽然禁止组织成员以组织的名义参与暴力恐怖活动，但是没有明确禁止成员以个人的名义参与暴力。根据伦敦智库奎利亚姆（Quilliam）称，伊斯兰解放党虽然不主张作为一个组织从事暴力或者恐怖活动，但是其认为个体如果想要发动自卫性“圣战”袭击，那么他们应该有权利这么做。^③ 由于伊斯兰解放党具有高度隐秘的组织特征，其成员身份的保密程度也比较高，难以获取明确的证据证明参与恐怖活动的人员是否为伊斯兰解放党的正式成员，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恐怖分子是在受到伊斯兰解放党思想的影响后参与了恐怖行动。例如，1995年由于涉嫌暗杀以色列驻英国大使而被捕的三人均持有伊斯兰解放党的宣传单和读物，并曾帮助伊斯兰解放党在曼彻斯特主办会议。^④

二是部分成员与伊斯兰解放党存在分歧，并脱离该组织，加入其他暴力恐怖组织，或重新组建更为激进和好战的组织，开展暴力恐怖活动。伊斯兰解放党长期坚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实现其政治目标，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思想领域的斗争，在实现最终目标的道路上前进相对缓慢，这引起组织内部部分成员的不满，因此他们脱离伊斯兰解放党，重新组建新的组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国的“迁徙”组织（Al-Muhajiroun，译为“迁徙”）。1996年英国支部的创始人巴克里由于不满伊斯兰解放党在西方国家奉行的策略，脱离伊斯兰解放党另立“迁徙”组织。“迁徙”组织继承了伊斯兰解放党的基本宗旨、意识形态及战略目标，但是比伊斯兰解放党更为激进，并宣称自己是“行动派”，认为伊斯兰解放党是“口头

① Sophie Lambroschini, “Germany: Court Appeal by Hizb ut-Tahrir Highlights Balancing Act Between Actions, Intentions”, <https://www.rferl.org/a/1055527.html>, 2022-10-15.

② Richard McNeil-Willson, “The Problems of Banning Hizb ut-Tahrir Britain”, <https://www.icct.nl/publication/problems-banning-hizb-ut-tahrir-britain>, 2024-03-02.

③ Elisa Orofino, Hizb ut-Tahrir and the Caliphate: Why the Group is Still Appealing to Muslims in the West, p.4.

④ Michael Whine, “Is Hizb ut-Tahrir Changing Strategy or Tactics?”, https://cst.org.uk/data/file/a/9/EurasianPaper_Aug42006.pdf, p.5, 2024-01-11.

派”。“迁徙”组织没有奉行伊斯兰解放党的“非暴力”原则，公开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该组织公开宣称“9·11”事件的劫机者为“伟大的 19 人”，并威胁英国政府如果对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学者采取行动，将会受到同样的暴力袭击。^①此外，其成员也多次参与恐怖袭击活动。2017 年伦敦桥袭击事件的肇事者之一是该组织的成员，而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后“伊斯兰国”（ISIS）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反映出“迁徙”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②

由此可见，伊斯兰解放党在发展过程中，利用不同的政治环境进行思想煽动，进一步催生“独狼式”恐怖袭击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并已经在人员输送上扮演了“传送带”的角色，为恐怖主义活动输送人员，对英国乃至世界构成安全威胁。

四、余论

伊斯兰解放党在英国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渗透与发展，利用英国独特的社会背景以及反恐律法完善过程中的法律漏洞，通过隐蔽发展的模式在英国长期存在，并为其在全球的发展提供后勤保障。该组织在英国的渗透在其全球的发展过程具有特殊性，主要在于其在英国长期的合法身份使其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以及公开的举措与行动，也让外界能够更好地了解并掌握其发展特征与情况。同时，该组织在英国的渗透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组织发展特征与安全威胁也具有普遍性，因而在防范该组织过程中能够有效借鉴。总体来说，根据该组织在极端思想灌输和恐怖组织人员输出上带来的威胁，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其加以防范和治理。一是构建反叙事话语，揭示其片面性和极端性，通过宗教人士和媒体传播伊斯兰教和平本质，提高公众辨别力。二是针对重点人群开展工作，根据不同地区穆斯林群体的需求，关注边缘化和经济困难人群，解决其实际问题，防止被极端思想影响。三是加强国际合作与情报共享，掌握其活动细节和全球运作模式，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理策略。

（责任编辑 王 伟）

① BBC, “Police raid Islamic group”,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england/london/3110115.stm, 2022-11-25.

② BBC, “London attacker: Khuram Butt showed his extremist colours”, <https://www.bbc.com/news/uk-40167432>, 2022-11-29.